

文藝思

潮講座

文藝思潮 (三)

張賓平

希臘文學的思想(二)

希臘的喜劇(註十六)大別之爲三期。其一是 Aristophanes (註十七)所代表的所謂『舊喜劇』(Komedi archaia)，在前五世紀最爲流行。其二是『中期喜劇』(K. mese)，則盛行于前第四世紀之三十年代。以後便是『新喜劇』(K. nea)盛演的時代，它是以 Menandros (註十八)爲中心。但有學者併稱『中期喜劇』爲『舊喜劇』的。就全般而論，舊喜劇和新喜劇互作銳角的反對，各具特色，完全不

同。至于另立『中間喜劇』的名稱，的確也是因有一部分實具有過渡時代的特色。三者的性質是頗難一律論的。

(註十六) 希臘語之 Komodia 是 Komos(行列)和 Ode(唱)二字聯結而成，即從語源上說，喜劇實『行列唱歌』的意思。一說 Komodia 原意為村落(Kome)之歌。此外尚有其他的解釋，茲不再加深究。

(註十七) Aristo Phanes 生於雅典近郊之 Ouddatenai 村落中，其生年歲不詳，似生于 452—445B.C. 間，而死於 378B.C. 以前。他的家世既非名門，家計亦貧寒，唯尚有餘裕足以使他選擇性之所近的學藝，年輕時當劇曲家的助手，實地學習舞台裝置因此單單於限喜劇，他實獲得了當代之悲劇及敘事：抒情等文學的一般智識。在 427B.C. 初參加喜劇的競演截至 388B.C. 前後為止，約四十餘年間，當一個喜劇作家，極為活躍，名望亦高。在 388B.C. 那年，上演現存的事劇『福神』時，為他最後一次之親身出演。嗣後尚有二三作品之上演，則全委之其子 Araros 之手。 Aris-

stophanes 的性格是保守主義，傾向於貴族趣味，酷愛和平。他最憎忿進的煽動政治家，及街頭思想家。他的過苛的諷刺完全是由他的正義和愛國心激發出來的。

(註十八) Menandros 爲新喜劇之代表作家，于342B.C. 生于雅典，其父名 Diopheides，是他們村鎮中之有名望者，故他曾受充分的教育。及長，和主張快樂說之哲學者 Epicurus(342-270B.C.) 相交好，性喜社交，嗜豪華的生活，與名妓 Grukera 結不解緣，是他的全生活中最盛開的生活之華。他也曾拒絕埃及王 ptolemaius 之聘。終身沒有離開過雅典。292B.C. 那年，在 piraenus 海岸，急死于海水浴中。中期之喜劇作家 Alexis 是他的伯父。他的寫喜劇的手腕或許是獲得了長輩的傳授。Menandros 共寫有百餘篇的喜劇，但完全保存著的沒有一篇。至其斷片之發見甚多，共計有千餘種，其中亦有較大部之斷片，尤其是于1905年法國人在埃及偶然發見的稿本，是最大的收穫。

舊喜劇，可以說是對於希臘當時一般人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宗教，哲學，文學等所下的苛酷而滑稽的諷刺的批評，和現代所有的喜劇頗不相同。

Aristophanes 的作品有十一篇存留着。其中以批評上述三大悲劇詩人的喜劇

爲最有名。例如酷評 Euripides 的『蛙』(Patrachos)、揶揄 Socrates 的『雲』(Nephelai)、及把共產主義和女人公有制之思想漫畫化的『婦人議會』(Ek Klesiazousai)等，都是很有趣的作品。這位作者，不見得有怎樣的深遠的思想或理想，唯對於他的縱橫無阻的機智和豐富的奇想，誰都會驚歎而佩服的。在他的任何的作品中，都可以發見出一種特別的努力，——誘導觀衆至更高一層的道義的世界，不論爲社會國家或作一個公民的個人。故他的喜劇的意圖似在依滑稽化游戲化以撲滅會妨害他的這種努力的矛盾，衝突，錯誤，及過失等。有時候他竟忘記了詩的演劇的界限，不僅以指摘可笑的事象爲滿足，更進而作正面之攻擊，常表示着道義上的憤激。但無論如何，他總算是佔有了喜劇作家所應有的才能之最高峯，——即使觀衆發笑的技術的心得。在能使紀元前第五世紀的雅典市民狂笑之一點，他實確是成功了。他之使用諧謔，漫談，揶揄，尤其是希臘人所稱的 pomolochia (漫談的機智)和 Para Prosdokian (飛來天外的奇想)之手腕，真堪歎服。在

另一方面，他的銳眼能洞察人性的弱點，性生活的缺陷，及社會生活之集團心理。他很巧妙地把個人的種種型態，野心政治家的利己主義，煽動家的橫暴，無氣力的青年們的卑劣的情慾，預言者神官等之奸詐，及無定見奴隸階級之狡猾等等，組織起來，作成社會之一面，使民衆看見後，會狂笑，能反省。又在考察滑稽而奇特（Grotesque）的場面之一點，他似乎具有絕大的能力。他的喜劇若從主題考察，確是很真摯的作品。又在把這個主題具體化之一點，他亦具有不可端倪的喜劇的才能。故結果通觀了他的作品全部的人，斷不至于顏色快快回家裏去的。他確能夠使觀衆各攜着一顆受過了笑的洗禮的心，很快樂的回去。

● 在西洋喜劇史裏面，Aristophanes的喜劇在材料上和在形式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寫的這類作品，共計四十四篇，（有人說五十四篇）在現存的十一篇之外，尚有約近七百的斷片。現有之十一篇，在他的一切作品中，這算是最有名的，不獨表示了他所有的種種的特色，並且上演的年度亦能明瞭地考查出來。這十一篇恰恰

是由他的初期以至晚年的作品，故可以由它們推測作者的路徑的展開。由第一至第六之『鳥』，滿充着青春的熱情，主觀亦極強，即態度與見識亦甚自由而無所忌憚。由第七至第九之三篇，則政治的傾向稍為減少，而富于諧謔。第十第十一兩篇稍稍失却了初期所有之理想的強度，機智的作用比從前遲鈍了，表示了『中期喜劇』之先驅的色彩 亦足於證明 Aristophanes 在晚年創作力之衰減。據我們所知，現存作品中之『Acharnes 的男子』、『武士』(Ippes) 及『蛙』三篇獲得過第一賞。『蜂』(Sphexes)、『和平』(Eirens) 及『鳥』(Ornithes) 三篇則獲得過第二賞。

以當時的哲學思想為題材的『雲』，在 423 B.C. 那年上演，目的是在揶揄 Socrates，故從來多人非議之，成為一篇問題的喜劇。這篇劇曲只是在描寫所謂大哲學者不外是可呪咀的詭辯家。其實作者原意並不是專以 Socrates 為對象，不過借 Socrates 之名以攻擊當時在希臘抬頭的詭辯哲學而已。——作者以為詭辯

思想只是一種難于捉摸的空虛，故用號稱『雲』的奇怪的人物以構成合唱團，（註十九）也就成了作品的題名，至次年作者的奇特的想像又轉向於雅典人之狂瘋的裁判興趣，作成一篇名『蜂』的喜劇。合唱團以法律之針爲刺殺人民，苦虐人民的人物的象徵。有裁判狂的主人公名 Philotheon。他之用此名字，目的亦是在刺諷當時發月薪給陪審員及專籠絡人民的煽動政治家 Kreon。於是可憎的 Kreon 死了，該是和平到來了。作者當作一個預祝般的，於 421 B.C. 那年再上演第五喜劇『和平』。主人公乘着巨大的甲虫飛向天空的 Olympus，把在從前久受虐待的和平的女神拉回到地上來。至合唱團是由熱望着和平的 Attica 的農民而成立的。

第六的喜劇也是天外飛來的奇想的戲曲，即它的舞台是建設於天地之間的新的烏託邦（Utopia）。故合唱團爲鳥類，題名亦爲『鳥』。他指摘出，不單人們，即神亦墮落盡了。故世界不是在天，也不是在地，而是應當在兩者之間另造成一個理想國。此劇於紀元前四四一年上演。

在411Bc那年上演名『Lysistrata』的喜劇，它的意思是『建設和平的女性』，亦即是劇中的主人公，故以之為題名。希臘的為人妻室的婦人們，在二十餘年之久的內亂期間中，受盡了痛苦，只渴望着這位名Lysistrata的女丈夫到來。但是這位女丈夫所指示給她們的是什麼呢？她主張女性要對男性反抗，聯結一個拒絕性交的總同盟，然後可以根絕內亂，實現和平。這不單對當時希臘社會作一個諷刺，即對於中國今日之政界亦可作一個痛快的針砭。此作品也可以稱為色情（Erotism）和離奇（Grotesque）的尖端作品吧。

同411B.C.那年，再上演一篇女性喜劇，名『Thesmophoriazousai』。即當Thesmophoria祭禮時，不許男人參加，而只由女子舉行。參加這個祭禮的婦女們，對於專描寫女性的短所的悲劇作家Euripides，欲加以懲罰。給Euripides知道了，因使他的舅父Menesarchos化裝為婦人去參加這個祭禮，替他作辯護之演說。但是Menesarchos仍然是戲笑着，當做說一件趣事，去指摘女性的弱點和缺點。

，因給婦女們擒住了，Euripides 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他救了出來。這位悲劇作家再在 Aristophanes 的喜劇『蛙』上演時出場。此劇上演於 405B.C.。在這時候，悲劇之三大詩人均已物故，雅典之大劇壇至爲寂寞，演劇之神 Dionysos 因赴黃泉之國，欲把 Euripides 帶回來。不過在這個場面，Aeschylus 和 Euripides 競技，結果後者失敗，Dionysos 便帶了前者回陽世來。這就是喜劇作家 Aristophanes 對於三大悲劇詩人的一種批評。合唱團是由居住於黃泉的沼澤中的蛙羣所構成，那是對於嘈雜的羣衆批評的一種諷刺。

前述之婦女劇『婦人會議』上演於 382B.C. (1 說 389B.C.) 內容是雅典婦人既深惡男子的橫暴，因互相協力，占領了國會，作成新憲法，實行共產與公妻。假如有美人和醜婦兩人，則男子一定要先滿足醜婦的性慾，然後可以和美人接近。憲法中是有這種規定的。它的實例，當作一個插話，在舞台上表演了出來。

現存喜劇十一篇中之最後作品是爲福神 (Plutos) 。（但對此亦有異議者）

福神自給天神 (Zeus) 挖盲了眼睛之後，世間的惡人多成富翁，正直的人反多窮漢，因此要治療福神的失明。不過作者一方面又點出窮神 *Penia* 來，要有窮神人們才肯勞動，社會才有進步，才有文明。若不善於驅使福神，反會造成禍害的素因。作者所欲諷刺的即在此一點。

(註十九) 喜劇之形式的構造亦模倣悲劇。先有「序幕」(Prologos)，作情節的發展的準備。其次有「合唱歌」(Parodos)。合唱團登場時之愉快的歌唱和喜劇特有的奇怪的假面及服裝，足以使觀眾吃驚。例如扮成鳥，蛙，蜂等的樣子，或作足于象徵雲的特性空想的扮裝。其後有由合唱團的歌曲 (Stasimen) 區分為數個之情節部分 (Episodien) 但內容的聯絡不及悲劇的那樣地注意。最後亦有退場合唱 (Exodos)。這些輪廓之組成實在和悲劇有共通之點。不過，實際內容含有極多粗亂的組部分：即奔放的喜劇靈魂欲破壞這種形式的束縛。這個破壞傾向從兩個方向表現出來了。第一，最顯著的是，合唱團把自己所應負的任務完全放棄，以作者之代辯人自居，向觀眾說話，為作者和作品辯揚，而惡罵其他作者的作品。此即所謂退場時的冗詞 (Parabase)，它的語意是「向前進出」即合唱

團一齊翻身，背著舞台，趨向觀眾方面而發言，故得此名。在戲曲作意之統一上說，完全是脫線的表演，也是幻想的破壞。但就趣味上說，確是極佳的技巧吧。當時的觀眾一定無不哈哈大笑的。第二是，本來的情節已經充分填進罷了，也早得了解決，但在最後仍畫蛇添足地，聯結了許多場面以指示由那個解決所得的結果狀況。這似乎是不需要的懇切，反令觀眾發生不耐煩之感。總之，喜劇目的是在使觀眾發笑，對於戲曲的構造之嚴密的統一，本無須怎樣地去苦苦研求。即情節之進行和解決，也不必藉必然性，只求之于偶然性，反覺更為有趣。這是舊喜劇的特性，也是受着希臘喜劇之起源——即興詩——所左右的遺產。

前面既述，舊喜劇和新喜劇的性質是完全相反的。但它們間的差異，決不是突然的變化，而是漸次推移的結果。這種推移的期間，在紀元前四世紀中葉，約經過了七十年之過渡期。這個過渡期的喜劇，一般稱之為『中期喜劇』。它保存着幾分舊喜劇的特色，但受了時勢變化的影響，漸次採用了新的內容和形式。

屬於這個過渡期的作家，據我們所知的，有三十餘人。他們所寫成的作品總

數，計有六百乃至八百篇以上。但現在無一存留者。

中期劇之作家，最著名者爲 Antiphanes，他一個人就寫了約三百篇的喜劇。關於這位作家，有次述的傳說。即他的多數作品，並不是爲上演而作的，乃是爲，在與友人會合的席上，講讀而作的。這在西洋演劇史上，是值得注意的。假如此說是真，則亞里斯多德之所謂『朗讀劇之作家』（*Aneagnostikoi*），及所謂『朗讀劇』（*Lese Drama*）之濫觴，在那時代大概已經存在了。（註二十）

註二十「中期喜劇」的作家，除 Antiphanes 之外，尚有 Anaxandorides, Alexis,

Mubros(?), Themacles 等。又 Aristophanes 的兒子 Araros 和 Philippus，亦是屬此期的劇作家。

第三之新喜劇，和我們現代的喜劇相近似，從私人的日常生活取題材，而滑稽地描出人生之錯誤，過失，及缺憾。尤其是在希臘的新喜劇，常再三再四地使用情事之糾紛，這點是極爲顯著的。但其代表作家 Menandros 的作品，無一篇完全

存留至今日者，唯存大部分之斷片而已。羅馬喜劇之大部分是由這些斷片翻案而成的。故以羅馬的喜劇爲根據，則不難推想希臘新喜劇的大概。對於羅馬劇文學發生有重大影響的，要推 Euripides 和 Menandros 兩人。

在中期喜劇，已經發現了一種情節的創作法。例如男子籠絡了一個處女，結果生了一個嬰兒，他們便遺棄了這個私生兒，但到後日他們親子再行相會。像這樣的情節的錯綜之描寫法，Menandros曾再三使用過來。他的喜劇中有兩篇作品是由相同的構成法寫的。卽把作意反覆描寫的頗多。試舉一個實例來說，例如『人們』(Heo)和『農民』(Georicos)兩方的情節都是雅典有一個處女名 minirine 的受了一個青年的輕薄，私產下了雙生兒，一男一女，男孩名叫 Goreias，成長之後，回到鄉間的父親家中來做工，他們不知道他倆有父子的關係。這樣情節在『人們』和『農民』雙方，是同樣的。又女孩則受了隣家的兒子的誘惑。但不知道一切內情的父親熱心地爲女兒向別的方面找結婚的對手。到後來一切事情才明白了。這點在上述兩篇喜劇中

亦相同。又名叫 *Dagos* 的奴隸，在其間奔走了許多事項。這點在兩篇作品中亦相同。

由此觀之，這兩篇喜劇豈不是重複了麼？但熟加觀察，則兩篇作品之間實有絕大的異點。今先論劇中人物的名字。譬如 *Murline*, *Coigias*, *Dros* 等名字之通用，並不是指示在兩篇作品中的人物完全同一。本來在舊喜劇登場人物，因為是非實在的空想的人物，故常用寓意的名字。至扮奴隸或其他不重要的人物，則選用常見的名字，如我國之張三，李四，老大，小二之類。但是這種用名法，到了中期喜劇，便發生變化了。即多用實際所常見的人名了。到了 *Menandros*，對於特定的人物，常選用最通用的名字，並且使用純雅典的，慣用的人名。故他所用的登場人物的名字範圍頗狹小，多重複的名字。這是在他作品中所習見的。例如 *Moskion* 這個名字見於五篇的作品中，*Lakes* 見於四篇作品中，*Murline* 見於三篇，*Daos* 竟見於六篇這作品中。

『人們』和『農民』的名字及伏線雖然是相共通，但它們所展開的內容不單不

是同一的，並且無半點相似。關於此點，今不憚煩述之如下。

在『人們』那篇喜劇，Mirline 由老婢的奔走，把雙生兒送到一個牧羊人的家中，託他代為養育。到後來，她仍然和對手方的男子結婚。但彼此都不知昔日的關係。結婚後，他倆的生活是很快樂的。在這時候，那個牧羊人留下了許多債務死了。爲要償還這些債務，那兩個雙生兒非勞働不可了。所以男的走到父母的家裏來做工。Mirline 雖然知道新來的工人即是自身的兒子，不過沒有勇氣把這項秘密告知丈夫。但又不忍傍觀着自身的親生兒女像奴隸般的勞苦。年輕的奴隸 Deso 愛慕了那個女子。他們的父親只當他倆是奴隸同志的結婚，並不反對，並且加以贊助。但是那個女子受了鄰家的青年的誘惑，差不多到了分娩期了。她對於這個困難問題，頗難應付。但 Deso 因爲愛慕這個女子，自承了這個罪孽。這時候，做母親的再不能忍耐了，因爲女兒一嫁了奴隸，一生涯便會失掉了人生的自由。因此，她把一切祕密都告訴了丈夫。

至在『農民』的喜劇中，則 *Mirline* 自任一切艱苦，把奴生兒養育長成。她的家中雖然貧困，但尚不至降低至奴隸階級。女兒和隣家的青年發生了關係，青年雖願意和女兒結婚，但他的父親則欲他和另一個女子結婚。無氣力的青年不敢反抗父親的命令。一方面 *Mirline* 把男兒送到鄉間去，使他作一個自由的勞動者以自活。恰好那個主人即是生身的父親。他在主人家中勤勉地勞動，深得了主人的歡心。主人爲報酬他的勤勞，擬使他和主人的妹子結婚，而對他的全生活負責。但 *Mirline* 是知道那個主人即是兒子的生身父親，她聽見了這個消息，狼狽失措。同時女兒又快到了臨產的時期。於是她把一切表白出來了。女兒才得和愛人結婚。

像這兩篇喜劇，內容是相異的。*Menandros* 所以必用同樣的伏線的前提，他完全是想把 *Mirline* 在兩方寫成完全不同的性格。在『人們』方面，她是不顧私生兒，把養育的責任委之於牧羊人，最少，她在表面是裝出未曾生育的樣子，而過她的享樂的生活。反之，在『農民』裏面，她表示了最高的母性愛，因爲私生